

漫步

祖国大花园

春花秋月何时有,赏花不用分地方。春天里
的花大多了,多得目不暇接,多得数不出名目。有
闲暇时,带着全家老小赏春踏青。忙不得空,何不
在家中养一两盆鲜花。大好春光,莫要辜负。

牡丹



除了洛阳,看牡丹还可以去菏泽和彭州。
牡丹花会是古老的民俗活动。起于隋唐,盛于宋
朝。每年四月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国内规模较大的牡
丹花会举办地有三处:一是洛阳牡丹花会(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4月5日-5月5日);二是菏泽国际牡丹花
会,4月1日到5月20日左右;三是彭州丹景山的牡丹
花会,时间从3月底到5月初,会期长达50天。

樱花



想要漫步于樱花树丛中,看飞花如雪,国内不乏赏
樱好去处。除了人比花多的武大校园,还有青岛、西
安、昆明和广州这几个恰好位居东南西北四方的城市。
青岛是除日本之外,樱花种植最密集的一个地方。被
称为“东园花海”的中山公园樱花,早已被列入青
岛十大胜景之一。

昆明素有“原樱花城”之称,在圆通山,数千株云
南樱花、日本樱花和垂丝海棠竞相开放,它是国内长
势最好、形态最美的一片樱花树林。
西安青龙寺内遍植了日本赠送的千株樱花,每年
清明节以后,这里的樱花次第绽放,灿若云霞,别有一
番景致。

广州百万葵园有6000多棵近10个不同品种的
樱花,这里的樱花会玩“变脸”——初开时粉红,最盛
时转白。最妙的是樱花树都密密地种在一处,树和
树之间仅有两臂宽,走在树林间,只觉头上脚下身
前后都是轻纱淡粉,如雾如霞的娇艳樱花,倘若碰上一
阵风来,无数花瓣柔柔落下。

油菜花



你还去婺源看油菜花吗?其实,看油菜花不妨
关注一下自家所居城镇的周围,这个时节,南方的山
野中哪里少得了一片片黄绿色,所以请北方的读者
往下看。

其实北方不缺少油菜花,呼伦贝尔、青海湖边、
天山脚下都有漫天遍野的油菜花海。不过,四月份
观赏油菜花还得去陕西汉中、江苏兴化、湖北荆门、
重庆潼南、浙江瑞安、上海奉贤、江西婺源、贵州贵
定等地。隆重介绍一下,汉中被誉为中国最美油菜
花海,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巴山,四季分明,风堰梯田
的油菜花田算是结合南北方的地貌人文特点于一
身了。

桃花



4月,你在哪里遇到桃花?北京平谷、四川龙
泉、杭州西湖、西藏林芝还是湖南常德桃花源?
阳春四月,平谷22万亩桃花争芳斗艳,非常壮
观。沿百里桃花走廊,置身火红桃花海,登上桃花海
观景台,放眼望去,漫山桃红,百卉飘香,洋溢着春
天的气息。

林芝的野桃花在三月就竞相开放了,那是蔓延
山野、起伏跌宕的粉红色海洋。别处的桃花只有妩
媚之姿,唯独林芝的桃花林却多了几分磅礴的气
势和摄人心魄的美丽。

成都郊区的龙泉山有1700余万株桃花,3月就
已迎春怒放,灿若红云,不光桃色诱人,山脚下还有
成片的梨花如白雪铺撒大地,以及加上其他各种
时令花卉,把整个龙泉山打扮得春意盎然,姹紫嫣
红。

西湖的桃花广植在苏堤、白堤、孤山北麓和曲院
风荷至镜湖厅的沿湖堤段,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白堤
和苏堤。这里的桃树与垂柳间种,一株杨柳一株桃,
树树桃花间柳绿,产生了极有层次的景观效果。

(敖蓉整理)

人间四月踏花行

又见梨花春带雨

□ 韩春

甜,日复一日、长年累月地坐在高楼
之上的办公室里,哪能想象得到这种
清心润肺的享受呢?我们置身如此
浩瀚的香雪海之中,那心境能不由衷
如痴如醉吗?正巧,是日天空飘落微
雨,空中有单飞的布谷鸟在勤奋啼
鸣,真的是“杜宇声声不忍闻”,“雨
打梨花深闭门”。

桃花始半放,朋友说来早了还看
不到云蒸霞蔚般的烂漫桃花。说真
的,我不太喜欢桃花,她太娇嫩,禁
不住风吹雨打,轻轻一摇树枝就是一
阵花瓣雨,落红潇潇,满地铺盖堆积;
她花期太短,三五天便落英缤纷,落
流水春去也;她太令人伤感,林黛玉
为她建花冢并写下令人为之唏嘘不
已的《葬花词》。

我也不太喜欢杏花,因为杏花太惨
白,如同营养不良或贫血的少女面孔。
我喜欢梅花,可是梅花虽芬芳凄
美且有傲骨,但她不能结出甜美的果
实,不能不令人抱憾。

梨花,五瓣如梅,晶莹剔透,花蕊
如仙女睫毛外挑,花药金黄,五六朵
簇簇紧紧聚合着,长长细细的花柄牢
牢地固在枝上,任凭风吹雨打也不会
轻易掉落。你就是握紧枝干奋力猛
摇,她也绝不会掉落一朵,何其坚韧,
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桃杏焉能与之比
肩!她花期长,像蓝天中的白云久久
悬浮,而不似桃杏如朝霞夕晖那样是
短暂辉煌。和梅花相比,梨花,她既
奉献洁白和纯美,又结出丰硕和甜美。

且去深山看杏花

□ 郭增吉

坳里,这里三棵,那里五株,仿佛面带微
笑的女子,向远道而来的客人致意。山
间土径上,人们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
谈笑风生,却没有一个人攀折杏花。几
只喜鹊站在老杏树的枝杈上,似乎受到
了人们的感染,喳喳欢快地歌唱着。
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小黄狗,卷着尾巴,
在人们中间钻来钻去,显得格外的兴奋。

山脚下一座老房子前,有一株半大
的杏树。趋前细看,满树花朵,或独处,
或联袂,或抱团,有的含苞,有的初绽,
有的已舒展,次第开放着。杏花有变
色的特点,花色深浅不一,含苞待放时,
是红色的,盛开时渐成粉白,谢落时又
变为一片雪白。但从始至终,花托都是
红色的。五瓣花朵中间,透出一丛白色
的花丝,长长的花丝顶端,是星星点点
的金黄色花药,花丝和花药,统称雄蕊
群,像极了微型的金针菇。许多小蜜蜂
飞来飞去地亲吻着花蕊,那花儿也张
着笑脸灵动起来。

青青的麦田,也有杏花点缀其中,
几个女人正在田间锄草。五月麦子黄

小时候在故乡安徽的中南部小
城,年年春天目睹家宅周围大片梨花
盛开,感觉怎一个“美”字了得?那
种所见所感是没有亲眼见过大片梨花
的人绝对无法想象的。长大后读过
描写梨花的名句,如岑参的“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朵万朵梨花开”和白居
易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
带雨”等,梨花真的被大诗人写绝了。
梨花在我心目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是冰清玉洁、美不胜收的化身。

我无数次回味童年时看梨花的
画面和感受,回味着雨后梨花散发
出的略带酸味的芬芳,五脏六腑都似
乎收到了浸润和洗涤,似乎回到了重
新置身那种清香的妙境之中,有说不
出的惬意,道不尽的美好。但是旧居
的梨园早已于文革十年中毁灭消失
了,我以为童年时获取的那种美妙画
面只能珍藏在记忆里,想要再次看到
“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河上笼着柔
曼轻纱”已是一种奢侈的向往了。

昨天,我们四位书画友特地驾
车赶到乡下看梨花和桃花。魂牵梦
绕,时隔40年后,童年的场景再现。
梨花正盛开,我欣喜又重新回到了童
年那乱琼碎玉的阆苑,又重新回到了
我那无边无际的雪浪花的海洋,又闻
到了那久违而熟悉的略带微酸的清
香!始信李渔之语尽善尽妙矣——
“雪花乃天上之雪,梨花乃人间之雪,
雪之所少者香,而梨花兼擅其美”!
广袤的乡村原野里,空气清新得发

林州市大岭沟的杏花,在太行山区
可是出了名的。时至今日,已办了三
届杏花节。这几日正是杏花节期,赏
花的最佳时刻。

周日,和妻子前去踏春赏花。骑
着一辆踏板摩托车,虽严寒,倒也自
自在在。先到城区,再折向东南,走
水泥路,过大石桥,穿越几个村庄,渐
行渐高,深入山区,来到大岭沟村北
头。

顺着热心大嫂的指点,沿小胡同
绕道而行。拐弯儿,下坡儿,绕过施
工地段,地势少显开阔,停下的车辆
很多,想来都是从南边过来的游客。

说说杏花吧。房前屋后,渠畔桥
头,岸跟地边,茁壮的小杏树,挺拔
的大杏树,盘根错节、盘虬卧龙的老
杏树,无处不烂漫,无处不迷人。清
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时
见黄土墙头伸出一两枝娇艳的杏花,
仿佛在示范着“一枝红杏出墙来”
的意境。

放眼村外,沟壑纵横,阡陌相连,
成行成片的杏树,一簇簇,一丛丛,
争奇斗艳,灿若云锦。再远一点的山
坡上,山

错怪茶花三十年

□ 隋明梅

我冤枉茶花三十多年!原因是
没有与地面对面。

那年,生长于北方的我从一张
任伯年的画里见到山茶花,任公给
她描绘出的气质是清丽得有些傲
物,于是我对茶花印象深刻却爱不
起来。

持此意见,再也没兴趣为她去
放眼。今年3月底,在扬州街巷和乡
陌间见到一种花,温润端庄又自然,
这样的她,却一副天生丽质不自知
的样子,于是神韵里便既无霸道也
无定要超凡脱俗的追求。问其出身
名号,人道是茶花。我立即向她道
歉,对她说:你比牡丹好,虽艳丽却
高贵超群,与捧着你的绿叶们一样
地散发着自然的光亮,而那大家闺
秀不怒自威,整得叶子们都那么灰
头土脸的没风采;你比梅花好,虽
也开在早春却不孤傲,而那智性小
姐见众花欲开便关门打烊退出竞
艳;你比月季好,虽款款诱人却可摘
可亲近,而那全身利器的女斗士先
撩拨人再伤人,着实不局器;你比
眼前的油菜花好,虽大方明朗却开
放有度,而那野姑娘却任性地漫山
遍野地开,恣意地表现自己的乡野
气息,太含蓄……

冷静下来觉得自己爱茶花失了
原则,说出来会让人觉得有些错
爱。但,既然有错怪,便可有错爱。

